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三十三回 小俠客風雪下書信 三勇士夜闖八卦山

上回書說到：群雄聚會鐵善寺，爬山虎趙勝報恩雍親王，泄機八卦山，韓寶、吳志廣兩名欽犯都已回山。趙勝走後，大家有些舉棋不定，秋佩兩要去八卦山探聽虛實，王爺他們也都樂意。秋佩兩帶好大寶劍，離開狐兒山鐵善寺。

海川送到山門外：「哥哥，您可多保重。」「這你放心，我跟他們都有交情，什麼危險也沒有，你們千萬千萬可別著急，聽哥哥我的好信兒吧。」

說罷，秋老俠客順著山道往下走，越過蜜蜂嶺，出山口往北邊方向，直奔八卦山去了。

半月已經過去，仍然杳無音信。海川早就等急了，乾脆請示王爺：「大伙兒一起去吧。」王爺說：「這可不行，你知道秋老俠在裡頭怎麼個事？萬一秋老俠在裡頭都準備好了，沒法通出信去，咱們冒然間一去，就把事情破壞了。」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想了半天道：「彌陀佛，王爺，眾位老俠客，貧僧我倒有個辦法，說出來大伙兒聽聽，看看成不成。大伙兒來到鐵善寺，八卦山不可能不知道，說秋老俠在八卦山出了問題，我想不可能，一定是在裡頭絆住了出不來。這麼長時間，天氣逐漸寒冷起來，貧僧的意思，是不是侯振遠、童海川二位俠客寫一封信，只是問候問候李昆李太極。最好寫得不痛不癢，就說我們哥兒倆已經到了鐵善寺了，因身體不適，未能到貴山前往拜望，最近我們準備前去，不知八位莊主可肯賜教，您要樂意，請您給我們來封回信。就這麼個意思。最後派個人，這個人最好精明強幹，到了八卦山以後，察顏觀色，見著或見不著北俠，就通過言談舉止，探出點消息來，查出點冷暖來。這樣回來，咱們大伙兒就可以辦了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這好不好呢？」王爺一拍手道：「於老俠，眾位俠客，高僧出的這個主意很好啊。」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寫信。」老俠侯振遠寫信，筆走龍蛇寫完了，念了念，大伙兒一聽，沒有什麼破綻，裝在信封裡，外邊寫著面呈大莊主李昆太極公親啟，下面寫「內詳」。海川拿著這封信，看了看大伙兒，問：「誰去送書信好呢？」

這時候，從眾人背後轉出一個人來：「師父，您看弟子能去嗎？」大伙兒一瞧，是穿雲白玉虎劉俊。心裡都直嘀咕，劉俊是童林的大徒弟，捉拿盜國寶的就是你童林，現在你的徒弟去八卦山，這裡就有很大的風險哪！海川看了看劉俊，劉俊樂呵呵地往那一站：「師父讓我去吧。師大爺，讓我去吧？」老俠侯振遠一捋銀鬚，問：「俊哥，你要去嗎？」「師大爺，我師父的事情，弟子應當前往呀。」西方俠於成看了看他說：「爺們，別人去還好，你去八卦山可有危險呀。」「大爺，為我師父的事情，擔點風險也不要緊。話說回來，兩國相爭不傷來使，何況我們武林同道的規矩呢！李昆李太極也是當代的名家，人家怎麼能辦出這事來呢？」王爺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就讓這孩子去吧，鍛鍊鍛鍊，閱歷閱歷也未償不可。我想也沒什麼危險，不過到那兒多加小心就是了。」「王爺、眾位師伯、師父，你們放心吧。」劉俊把信接過來，準備明天一早送去。

天黑的時候，陰雲密布，大雪紛飛。說雲南那地方還下雪嗎？這也是山區呀！陰晴不定啊，冷極了。第二天清早，劉俊起來，揣好了書信，把軍刀放到家中，寸鐵不帶，打東配殿出來。呀！一陣風吹來，瘦小的劉俊不由地打了個冷戰。這雪雖小，可下了一夜，林如雪海，山裡頭一片皆白。劉俊打個寒噤又回來了，打開包袱找了一件衣服穿上，就下山了。通過蜜蜂嶺，出南山口往西走，一直來到西頭，頂風冒雪直奔西北八卦山而去。

越過十八棵楊樹，就到了南盤江的江岸——八卦山入山路口的「金家渡口」。一江之隔，北面就是八卦山，江水甚狂，山似銀裝，林如玉簇。劉俊知道金家渡口有一個「金家酒店」。金家酒店是八卦山的耳目，你要進山，人家就得給你準備渡船。他溜溜達達地往前走，各處尋找。猛然間，風吹酒旗，小英雄抬頭一看，上頭寫著四個大字「金家酒店」。劉俊尋著旗子來到金家酒店的門口，一看呀，竹子編的柵欄門圍著看不見的江水，可江水的聲音牛吼一般，就在這金家酒店的後頭，院裡的雪堆成了幾大堆，竹籬門已經開了半扇。進去以後，東西房，還有北房，北房掛著厚厚的氈簾，上頭兩個白字「酒店」，院裡頭很清靜，地方很幽雅。

劉俊揮了揮身上的雪，蹣跚腳，一挑門簾進來了。屋裡頭顯得溫暖如春，半人高的大爐子，爐子上頭有架，架上頭有個大鐵鍋，鍋裡頭很多的開水冒著熱氣，好多把酒壺盛滿了酒，都在鐵鍋裡放著。北面有個避風閣，可能是後門，外頭也有一個避風閣，周圍一圈金漆的八仙桌和金漆的椅子，當中有張桌子，桌上蒙著雪白雪白的布單。大清早，現在還沒有喝酒的。靠西面那兒放著好些個貨架子，上頭擺著各種涼菜。一進門靠西有個萬字欄櫃，上頭一壇一壇的酒，有紅標籤寫著黑字，什麼「女貞陳紹」、什麼「遠年花雕」，罈子上頭是紅木蓋，一個大將軍帽的疙瘩，紅布墊。酒提、酒碗、還有很多的酒壺、酒杯碼著一排一排的，桌上放著帳簿和文房四寶。桌裡頭高凳上坐著個人，右手曲肱而枕，攥著拳頭，頂著自己的太陽穴，「哧呼，哧呼……」

睡著了。劉俊來到這欄櫃旁邊，伸手輕輕一拍：「掌櫃的。」「哎，唉呀，咳！——」兩隻手這麼一張，揉了揉眼睛：「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陰著天哪……」哎，劉俊心說：這位是三顧茅廬的諸葛亮啊！等這人一展身形，跟劉俊一對眼光，劉俊才看清這個人，大高個，肩寬背厚。身上穿著綢子的棉袍，袂褲皮套褲，腳底下是踢死牛的鞋，腰裡係著青抄包，外罩一件火狐腿皮斗篷，紅緞子面的。兩道花紋的眉毛，三道旋，斜飛入天蒼，一雙大眼睛，長長的睫毛，像個豹子似的，獅鼻闊口，大嘴岔，一對元寶耳，連鬚絡腮的鬍子茬，一臉的白圈癩，一齧牙一咧嘴，還挺喜歡人的。「哈哈……喝酒呀，請坐吧。」「我不喝酒，我跟你打聽一下，這是金家渡口嗎？」「不錯，這就是『金家渡口』。」「我再跟你打聽打聽，這兒就是金家酒店了。」「不錯，你找人哪還是喝酒啊？」「我不喝酒，我跟你打聽個人，金家酒店有兩名掌櫃的，叫金錢豹金榮，愛葉花斑豹金亮，金氏昆仲在不在酒店啊？」「噢，你貴姓呀？」「我姓劉叫劉俊。」

「從哪兒來呀？」「狐兒山鐵善寺。」「噢，劉俊，哈哈，你外號叫穿雲白玉虎吧？你的令師就是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對嗎？」「喲，閣下，您怎麼知道啊？」「哎，與鐵善寺有關係的人，我們八卦山全知道。不瞞少俠客你說，我就是金榮，就是金家渡口掌櫃的。」「喲，原來是金寨主，久仰久仰！」「別客氣，請坐，請坐，我給你拿壺熱酒，你先喝點。小兄弟，你一定有事吧？」「酒，我是不喝了，我可以坐這兒休息休息，順便跟您談談。」

「好，好，坐坐坐，喝點熱茶。」「茶也不喝。」「那麼您到這兒有什麼事呀？」「金寨主，我奉師命打算進趟八卦山，面見八位莊主爺，投遞書信。」

金榮低頭沉吟一下道：「依我看哪，小兄弟，你小小的年紀，一派英雄氣概很不錯。你也知道，你師父童俠客跟我們八卦山有切齒之恨哪！」劉俊看金榮是個口快心直胸懷坦蕩的人物，就說：「不錯，是啊。」「你去了很不方便，依我說，你把信拿出來交給我，你就別管了，回去吧，年輕輕的，別冒這麼大的風險。」「謝謝金寨主的關照，不過來的時候，我師伯侯振遠、我師父童海川諄諄囑咐，讓我必須親眼見到八位莊主爺投遞書信，我必須親自去一趟。」「哈哈，好呀，你把信拿出來我看看。」「好。」劉俊把小包袱打開，把信拿出來，往上一遞，金榮把信拿過來，掏出信瓢一邊看一邊點頭：「嗯，不錯，不錯。」疊好了，放在信封內，交給劉俊，劉俊把信包好，又背了起來。「你看明白啦？」「沒有啊。」「你不是看了半天嗎？」「哈哈，我不認字。」

「咳，我剛才聽您念三國裡的大夢誰先覺的詩，我以為您識字呢。」「啊，聽人家說的，下著大雪有點意思，這叫即景吟詩，所以我才念那麼幾句，其實我呀，瞎字不識，兄弟，您原諒。」劉俊也感覺金榮這個人快人快語，還真有點意思。「那麼，能不能給我找只船，我進趟山哪。」「可以，可以，來來來，咱們走。」「哎呀，你先別去呀，你這酒店沒人，馬上該上酒座啦。」「沒有，沒有，就是有也得趕跑他，不伺候，只有兄弟你來，我才伺候呢。」「謝謝您，您這買賣做得大。」「來，跟我來！」二人一前一後奔後門去了。

出後門就是南盤江。只見浪花急湍，急流澎湃，水天一色，薄薄的小雪下到江裡頭就看不見啦，「嘩……」水流得很狂啊！船

順著蘆葦的小路划，不太好走，有點發軟反漿，二人一直往北奔江岸。在蘆葦的深處緊靠江邊，有一個大亭子，亭子挺寬敞，也有地方坐，兩個人來到亭子裡頭。這兒有弓，有箭，就看這金榮把弓拿起來，撐起一隻箭來，認扣填弦，「咯紮紮.....」

弓就拉開了，「嗖！」這箭出去帶響，原來是響箭。也不知道這只箭到了什麼地方，老半天的功夫，「刷拉拉.....」來了一隻快船，一個掌舵的，兩個水手，上面有馬紮，拿著這只箭回來啦！等來到亭子跟前，小船停穩，係好纜繩。劉俊道：「有勞金寨主頭前帶路。」「走走.....。」兩人手拉手上了船，解纜繩，篙兒一支，「刷啦啦」這只船乘風破浪，橫插大江，一直往北就下去啦。

直到山口，來到船塢以後，小船停好，二位一前一後上了岸。劉俊說：「金寨主，呆會兒我們還回去，你在這兒等著。」金榮道：「冷吧兄弟，你要冷，到船裡坐會兒，暖點酒吃點點心，肚子裡一有食就不冷了。如果你真的不冷，咱們就一塊兒走。」「你放心，金寨主，我一點都不冷，您的盛情招待，我心裡感到很暖和。」「得啦，兄弟，我這人待人不怎麼樣，您呢也別誇，哈哈.....走吧！」

兩人說說笑笑，順著山口就一直往北了。山越盤越高，來到山上頭往裡走，到了九宮八卦連環堡的南門。劉俊這麼一瞧，可就有點暈了，門不大，紅門，前出一步廊，有幾根抱柱。門口站著幾個垂手侍立的家人，等進來以後，劉俊再一瞧啊，八角房子，八個院，八個門，每個門都跟進來的這個門一個樣。通過這個院裡的一個門，再往裡頭走，還是八角的院子，八個門，這門全都一個樣，再到那個院子裡一瞧，還是一樣，也瞧不見周圍的牆，所以是九宮八卦連環堡。外面八卦加中央戊土為九宮，八八六十四層院子，人家是按八卦頭來的，當然金榮是熟悉的，不懂得的你進不來呀！你往哪邊走都是一樣，一點都不差。他們走的是正南門，金榮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候一候，我給你回稟一聲。」金榮上台階兒，挑氈簾進去，一會兒的工夫出來了：「小兄弟，我家莊主爺有請啊！」「有勞金寨主頭前帶路。」兩個人一前一後往裡走，有家人把氈簾撩起來啦。從大廳往裡一看，嚯！人可不少啊，但是劉俊都不認得，不過轉寶，吳廣也在內，足有一百多人，高矮胖瘦，丑俊不一，一個個一派英雄氣概。正面有二十四扇落地圍屏，南繡平金五子奪魁，講究極了。這個圍屏周圍雕刻的玲瓏透剔，都是硬木的。迎面有個長條的案子，上頭有文房四寶，案子後邊有一把金交椅，可沒人坐。上垂首一排，有四個硬木茶几，茶几後頭有四把羅圈椅，坐著四位。下垂首有四個茶几，茶几後有四把羅圈椅，跟上垂首一樣也坐著四位。

上垂首頭一位站起來是中等的身材，雙肩抱攏，面似銀盆，微有皺紋，七十多歲，兩道鬚眉斜飛入天蒼，一雙虎目炯炯發光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大耳相襯，微然有點謝頂，一部銀鬚苦滿胸前，笑容可掬，正是大莊主混元俠逍遙李昆李太極。靠著李太極的茶几下椅子上坐著個老頭，白鬚子，沒有李昆高，猴型臉，窄腦門，扁腮幫，也有七十來歲，肋下挎著一口刀，正是八卦山二莊主，鐵臂猿胡庭胡元霸。三爺姓任名光字志遠，外號單鞭將。

大個兒，紫臉，白鬚鬚，白色的小辮，也得有七十來歲，也係著絨繩，肋下可沒帶著軍刀。末一個大個兒的和尚，身高得有九尺開外，肩寬背厚，虎體熊腰，銜光瓦亮的頭頂，明顯露著六塊受戒的香疤拉。喝！好樣子啊，身體高大，憨壯魁梧。穿雲白玉虎劉俊明白，這個可就是頭次杭州播，我師父掌震的法禪，鐵臂羅漢。

下垂首一排四個人。第一個，也真有個相兒啊，大高個兒，深眼窩，黃眼珠，大鷹鼻子，大嘴岔，花白鬚子，花白小辮，一身藍，這是五莊主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。六爺，黃白淨子，花白鬚鬚，花白小辮，很識文墨，叫寶刀手湯隆湯茂海。七爺瘦小枯乾一身藍，稀眉毛，圓眼睛，鷹鼻子，薄片子嘴，薄片子耳朵，燕尾胡，一條小辮兒，叫清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。

最後一位，中等的身材，一身銀灰，三縷墨鬚胸前飄灑，修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鬆三把一條大辮，看得出來為人公正，忠厚之至，他就是八莊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。在李昆李莊主的背後，有個硬木茶几，也是一把羅圈椅，端坐著自己的師伯父，獨佔北方笑鬚頭南極崑崙子、北俠客秋田秋佩雨。劉俊心說：敢情師大爺在這兒入伙啦！

金榮進來以後，一躬到地：「啟稟大莊主，現在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的弟子、聖手崑崙鎮東俠侯老俠的師姪穿雲白玉虎劉俊前來拜見。」「噢！」

老頭兒一點頭。劉俊把小包袱解下來，雙手交給金榮：「你給拿著點。」金榮心說：這是幹什麼？金榮把小包袱接過來啦。劉俊整了整衣襟，躬身施禮：「大莊主、諸位莊主在上，小子劉俊大禮參拜。」英雄推金山倒玉柱，跪倒磕頭。「少俠客，免禮平身。」劉俊站起來，樂嘻嘻的真有個相兒！北俠心說：我們爺們往這一站，就把你們八卦山的弟男子姪一百多位給比下去啦，你們這兒哪有這麼漂亮的小伙子呀！

李昆李太極捋著鬚子，微聳眉頭一看劉俊，小孩是漂亮。這小孩啊，一點虧都不吃。他要給我磕頭，禮之所至，這是應當的，不管多大的仇，作為一個長輩對一個晚輩，給我磕頭了，這沒什麼說的。可他把小包袱放下來，這裡頭就有說頭了，八成他師大爺侯振遠跟他師父童林寫的信在這小包袱裡呢！他要背在身上給我磕頭，也等於他師大爺侯振遠、他師父童林給我磕頭了。我給你磕頭成，你是長者；我師大爺跟我師父童林，能給你磕頭嗎？嘿！好小子，你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好！我不鬥鬥你。

「小俠客，冒著寒風大雪來到八卦山，十分不容易，恕我李昆沒有迎迓！」

「老俠客，奉師之命，赴湯蹈火，絕不敢辭！風雪再大，理應前來，老俠客何必客氣呢？」老俠秋田坐這兒琢磨：我今年八十多了，一輩子說話拙嘴笨腮的，這小孩剛二十來歲誰教給他的？說出來話又肉頭又好聽，滴水不漏，將來有出息呀！三歲看大七歲看老。又聽李昆向劉俊發話道：「少俠客，你到這兒來有何貴幹哪？」「老俠客，奉我師伯和我師父之命，面見莊主爺，投遞書信。」「噢！好好，把書信呈上來，老夫觀看。」「是」。劉俊這才從金榮手裡把小包袱拿過來打開了，腰裡一條包袱皮，往前一趕步，雙手一遞把信交給了李昆。

老俠李昆一伸手把信拿過來。拆信得有規矩，如果長輩來信，得從上頭拆開；如果晚輩的來信，就應當把信封的下頭拆開；如果朋友來信，撕開兩邊。李昆把這封信兩邊一撕，把信拿出來，展開雲箋，往這兒一放，右手捋著鬚子，樂呵呵地看信。看著看著不樂啦，再往下看，繃臉了，再往下看，「刷！」膽氣壯肝，怒容滿面，「啪！」的一拍茶几，茶几上的茶碗蓋兒差點掉地下跳舞啊！「哼！侯振遠、童海川真乃大膽，我兩個孩子盜了國寶，鬥的是他兄弟二人，不敢到我山中來，鐵善寺敲山震虎，現在又以文字相戲，藐視我李昆無能啊！來人哪！」呼啦一下子四五個家人都過來了。「把劉俊給我綁起來！」好嘛，抹肩頭攏二背「喇、喇、喇」，五花大綁把劉俊給捆啦。「推到大廳前就地正法，殺了！」「劉俊一瞧，心想：你是成名的前輩，我劉俊來到你八卦廳沒有失禮之處，到現在你因為跟我師父、師大爺有仇，你要殺我，我姓劉的不能含糊！劉俊一瞪眼：「閃開！我自己能走。大莊主啊，要殺便殺，何必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勢！」嚙！李老俠心說：他怎麼罵上了？」殺有什麼關係，副有什麼關係？我不怕你！」小英雄大踏步往外走，大廳以內沒有一個搭茬的。

北俠高聲喝喊：「刀下留人，別殺！」家人把劉俊推到大門口不往外推了。李太極回頭抱拳：「哥哥，你怎麼管我山裡頭的事啊？」「賢弟，愚兄不敢，這是你山裡頭的事。但是，因為你殺的這人是我師姪，我不能不說話。

我想師弟是個明白人，劉俊此番奉師伯、師父之命前來下書，要怕死他就不來了。人家侯振遠、童海川絕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何況你跟侯振遠有仇還不到這程度呀！先斬來人，將來的事情就不好辦了。望賢弟三思。愚兄只是把這道理講清了，殺與不殺在於賢弟。」「喝！.....把小俠客推回來。」劉俊把臉繃得跟石板一樣，一點笑意也沒有，滿臉瞧不起八卦山的這些人。北俠心說：爺兒們你算行嘿！好膽子！老俠李昆親自起來，把綁繩解開，然後對北俠秋田說：「哥哥，我看小俠客儀表非俗，可謂將門虎子，我怎麼殺人家孩子呢？我是試試這孩子的膽量，此子果然面無懼色。哈哈，好啊！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，雛鳳清於老鳳聲！罷了，童海川能有這樣的徒弟，將來不難名滿天下。」劉俊一聽，臉上趕緊回嗔做笑，一抱拳：「老莊主，晚生知道您跟我鬧著玩兒呢，所以我才顯出不膽小來。真要您老人家一定殺我，我也是怪害怕的呢。」李昆心說：

你有來言，我有去語，絕不讓你的話落在地下。老俠客這麼一想，鼓著腮幫子充胖子，問道：「噢，少俠客，你吃過飯了嗎？」

「啊！」劉俊明白了：「老莊主，真是的，來的時候吃了點東西，冒著風寒兒十里山道，我這肚子又空下來了。您不提還好，您這麼一提，我真覺著有點餓了呢！」北俠心說：好孩子，咱們走哪兒吃哪兒，行、行、行，不能含糊。北俠坐在這兒，也不言語。

「來呀，就在大廳前擺宴！」時間不大，放好了桌子，擺下了板凳。然後，絲溜片炒，擺了這麼一桌子，酒也給熱好了，酒杯往這兒一擱，六個大饅頭，一個足有半斤，連吃帶喝全有了。劉俊作了個羅圈揖：「我不讓諸位了，我先吃喝兒吧，老莊主，您看過書信，給寫封回信，我好帶回去。」

「這個你儘管放心，我說話就寫。」但李老俠就是不動筆而是看著劉俊怎麼吃。

劉俊作完了揖，自己入了座。「滋嘍」一口酒，「吧嗒」一口菜，吃得這個香，談笑自如。這是什麼地方？刀山油鍋呀！你師父跟人家三結一掌仇，法禪那腦袋跟瓢似的「啪」一下，差一點兒拍碎了，可你當著人家的面又吃又喝！這時，劉俊臉也越來越紅，菜也下去不少，喝了一壺酒，又給燙上一壺來。吃了倆饅頭，酒也喝足了，菜也吃飽了，把筷子一放也不跟諸位商量，自言自語：「嘿，老俠客管我這頓飯，我真是酒足飯飽。一會兒回去，離鐵善寺好像還有幾十里山道呢，往回一走要再餓了呢？這麼辦得了，我把這四個饅頭也帶著吧！」自己說著，把四個饅頭拿起來揣到懷裡，站起來了。然後面對眾人說道：「謝謝老莊主賞飯，謝謝眾位莊主賞飯。」四莊主法禪的眼睛都要冒出火來了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劉俊掐死。

殘席撤下去，老俠李昆這才把信寫好了。「原書不敢另受，當面璧回。我這裡寫了一封回書，到了鐵善寺交給你師父，一見自明，你請回去吧！」

「是！」劉俊把信拿過來，給李昆行禮，然後到了北俠的旁邊：「師大爺，姪男給您磕頭了。」

「賢姪呀，回去吧，我在八卦山很好，諸家兄弟招待得也熱情。告訴你師父和你師大爺，不用惦念。」

「是，小姪遵命！」劉俊站起來，把信包好了：「老莊主，我可就跟你告辭了。」作完了揖，轉身形沒走出三步去，劉俊又回來了。李老俠一看便問：「少俠客，你因何去而復轉呢？」

「老莊主，這次小子奉師命來到八卦山，面見老莊主投遞書信。老莊主的書信交給我劉俊，我告辭回鐵善寺。可是我劉俊明白，我師父自出師以來，與八卦山三次結一掌仇，並且二位少莊主入大內盜出國寶翡翠鴛鴦鐲，直到今天逍遙法外。您也知道這次我師父來到雲南，主要是請國寶，捉拿兩位少莊主。我劉俊來到八卦山就算冰炭不同爐呀！當然，老莊主寬仁大義，對我劉俊末學小子絕不計較。但是，難保您弟男子姪不在山外截殺於我。劉俊死了我不在乎呀，但是，那書信就給耽誤了，罪莫大焉。我死後都擔罪呀！莊主，您想一想吧！」

李昆心想：我手下這些弟男子姪比人家劉俊差得太多了！分明是怕死，但是他嘴裡頭卻不說，你看看，這小孩精明不精明！

「金榮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把少俠客陪到金家渡口，凡是我八卦山之人，上至莊主，下至少莊主，兵丁頭目，哪一個敢截殺劉俊，按山令定殺不赦。聽見了沒有？」

「得令！」劉俊一聽，心想：這保險啦，我得快走，夜長夢多。於是照樣出了正南門，順著山道往下走。果然，一路之上沒有任何人敢截殺。來到船場上了船，船打調頭，「刷啦啦」橫穿南盤江，直奔金家渡口。「唉，我說小兄弟！我是很贊成你的呀！說真的，我今年四十多了，你年輕輕的二十來歲，有這膽量，我還是第一次遇見呢！將來你可錯不了呀！」

「多謝金寨主的誇獎，給你打擾了。不是您陪伴著我進山，說真的，真有點膽小。」

「您又來了！你捧這個捧那個，你也把自己捧了。您別捧了！我呀，水梢沒梁——我飯筒。哈哈……，走走走。」

下了船，來到金家渡口。金榮問：「小兄弟，說真的，你吃飽了沒有？你要沒吃飽，我再給你預備點酒菜，你再吃點喝點，提早回去。」

「我呀，也不吃了，也不喝了，我這兒還有四個大饅頭呢，足夠了。」

金榮把他送到十八棵楊，金榮回去啦，劉俊衝看八卦山，站到這兒一陣的狂笑：「哈哈……，八卦山刀山油鍋，動姓劉的一根汗毛沒有？哼！來一趟，來十趟我也不在乎！」

說完了扭過頭來，邁著大步，一直趕奔鐵善寺山門。

進了山門往裡走，一直到大雄寶殿的東配殿。劉俊一進來，大傢伙兒連王爺也著急要問問：「俊哥兒，過來提提這次去怎麼樣？」

劉俊挨著排地見了禮，然後把兩封信拿過來，把四個饅頭也拿出來了，都放在王爺的面前頭。

「怎麼？劉俊哪，你還拿人家四個饅頭，這是怎麼回事兒呀？」

劉俊把這一次進山的經過，從頭到尾，詳詳細細，跟貝勒爺全說明白，大傢伙兒都在這兒聽著哪。哎呀，無不嘖嘖稱贊。這個也說好，那個也說好。這裡頭可就有人不樂意啦！誰？過渡流星賽電光邵甫邵春然。邵甫就把徐源叫到一邊說：「三哥，您這兒來，我跟你說句話。」

「什麼事啊？」

「師弟這一次八卦山下書我認為是沒錯。」

徐源點頭：「那就是不錯，很好，很好。」

邵甫不以為然地說：「三哥，話可是這麼說，幹嘛這麼誇他呀？我不知道別人，師父跟師叔不讓我去，要讓我邵甫去，也是一樣，我也能這麼辦。」

徐源擺手：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即便你也能這麼辦，我也相信你不怕死，但是在關鍵時刻上，你的話頂得住頂不住？這可是兩回事。」

「除去啞巴，都會說話。」

「但是能不能說話有力量，那可不一樣。」

邵甫話鋒一轉說道：「我跟你提點事兒，咱們倆都多大歲數了，五十好幾了，還不如人家小師弟。」

「那你的意思？」

「小師弟進了八卦山，通過的水路、進山的早路他都認識，師伯秋佩兩在山裡頭只不過敷衍潦草的說兩句話，當著八位莊主不好說什麼。但是韓寶、吳志廣回山，國寶在山內，這可是真的。如果讓俊哥兒兄弟把咱們倆人晚上帶進八卦山，憑咱們哥兒倆的能力，設法把韓寶、吳志廣拿住，把國寶得出來，您看，這不人前顯耀嗎？您看好不好？」

徐源聽了低頭想了想道：「好是好，哎呀，就憑咱們仨人行嗎？」

「三哥，您這就不如人家小師弟了，成事不成事在乎人為呀。」

邵甫挺能說，把他師哥徐源給說活了心，但徐源還有點兒擔心：「如果這事情不成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咱倆這歲數，叫師父、師叔說一頓，可犯不上！」

「沒事，怎麼也得去一趟，這算什麼哪！」

「那咱們找師弟商量商量。」

徐源、邵甫找劉俊來了。到了劉俊的屋裡，劉俊正躺著哪，想今天進八卦山下書信，真是時勢造英雄哪！總算沒給師父丟臉，自己心裡很高興。氈簾一挑，徐源、邵甫進來了。劉俊一看，連忙起來行禮，三人坐下。邵甫一笑：「師弟，你這回進八卦山挺得臉哪。」

劉俊搖搖頭笑道：「嘿，這就是趕上了，也沒什麼。」

「不，你確實挺得臉，你出來以後，老前輩們還提你哪，連王爺都一個勁兒地誇你。你知道我師父這人輕易不說誰好，唯有你進八卦山這事，連老爺子也直誇你。」

「師大爺誇我，我倒是挺高興的。」

「師弟，你進八卦山這道兒熟不熟啊？」

劉俊搖搖頭說：「四哥，基本上認識，要說熟還不敢說。我瞧他們的房子很特殊，哪個院兒房子都一樣。」

徐源忙問道：「你看不出來嗎？」

劉俊點頭：「只要道熟，到那兒就找得著。」

邵甫說：「哎，兄弟，你累不累哪？」

「幹什麼呀四哥？」

「今天晚上咱們哥兒仨進趟山，既然韓寶、吳志廣在那兒，咱們趁熱打鐵，設法抓住韓寶、吳志廣，把國寶得回來，那咱不給師叔幫了大忙，不就更好看了嗎？」

劉俊很明白，有人誇我，你們倆人心裡不高興了，拉我再吃碗飽飯。劉俊一抱拳：「哥們哪，不是小弟臉硬，兩位哥哥叫我幹什麼事兒，赴湯蹈火也不含糊，唯有這件事情，我可不敢答應。為什麼呢？一、幾位老人家沒讓咱這麼辦，背著老人家去，哎呀，成了也不算有功，要不成，給老人家惹事，咱們作弟男子姪的，不能孝順老人家，但也別招老人家生氣。您說對不對？」

邵甫一聽，問：「咱們幹什麼招老人家生氣？兄弟，我把這話說敞亮著點兒，這是師叔的事兒，也就是你們爺兒們的事。說我們哥兒倆有這心孝順師叔，你應當邀請我們哥兒倆去，並不是我們哥兒倆來求你去。到現在我們哥兒倆邀請你去，你還拿搪！」

劉俊急忙道：「我不是拿搪啊，好哥哥們，你們想想，八卦山如果憑咱們哥兒仨去，就把國寶得出來，何至於王爺還邀請亞然和尚把這些十三省的英雄都挽留住啊？看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」

邵甫一擺手：「這你甭管，盡人事，聽天命，我們必須去一趟，是驢子是馬到裡邊瞧去。我瞧你這意思，晚上你不敢去了，你怕叫人逮住宰了你！你既然怕死，那就算了吧。我們哥兒倆反正也會水，這沒什麼。」

劉俊眼睛都瞪圓啦：「這叫什麼話！怎麼說我怕死哪？」

徐源一看把俊哥兒的火氣激起來啦，便火上燒油地說：「可不是怕死嗎，那你不跑去不是怕死嗎？」

「好了，我捨命陪君子。」

「那好，準備好了水衣水靠，還有軍刃，今天晚上咱們走。」

三個人商量定了，吃完了晚飯以後，耗到了二更天，小哥兒仨碰了頭兒，馬上把夜行衣換好，把水衣水靠，白天穿的衣服用油

綢子包緊，往身上一背，把自己的軍刃帶好。人不知鬼不覺，越鐵善寺的廟牆出去，腳底攢勁，躡縱跳躍。這個時候，雲彩已經散開了，寒風陣陣，透骨生涼，風刮的跟小刀划似的難受。順著蜜蜂嶺下來，等出口口往北走，喝！就更冷了。

跑了三十來裡地，三人緩了緩勁，四六步走著，跟著哥兒仨再一伏腰，沙沙沙，腳下見響動，眨眼之間，就到了十八棵楊。一越十八棵楊，聽見江水的聲音，緊趕了七八里路，到金家渡口。劉俊低聲說：「你們看見沒有，這就是金家渡口。」徐源點頭：「噢，不管他。咱們繞著走，別讓他們碰上。」

三人順著金家渡口繞過去，就奔南盤江的江岸來了。夜靜更深，這麼冷的天氣，江水都紮骨頭。三個人把水褲煞得緊緊繃繃，把夜行衣，白天的衣服連鞋都包好，軍刃帶好。劉俊一打手勢，三個人咚咚咚，就下了南盤江。好涼的水呀，三個人搖頭換氣，坐著水嘩啦啦橫插大江。喲，這麼一遊就顯著大江寬多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，由東往西過來一隻船。三個人全把腦袋探出來，噴出水去，一看這只船，船頭以上兩塊夾桿，三道鐵箍，一桿竹竿長一丈六，上頭有滑車，弔著一盞燈籠。燈籠就是一般的白紙燈籠，上頭有紅字：「巡邏三十六號。」徐源一看高興道：「這是巡邏船，跟著它走就行吧？師弟你來的時候呢？」「我來的時候，是金寨主帶著我，又是白天。說真的，這八卦山不好辦哪！我要說不能來，你們哥兒倆又不信，咱們到那兒您就知道了，咱們跟著它走吧。」三個人浮水而行。

轉來轉去，巡邏船靠在江岸了。這三個人不知道這巡邏船靠在什麼地方，總認為上頭是九宮八卦連環堡。這樣，他們也就上了岸了。把水衣水褲脫掉，穿上夜行衣。劉俊把鏈子鑷圍好，徐源、邵甫把軍刃插在背後。抬抬胳膊腿，上下週身合適，不崩不弔。劉俊一打手勢，三個人腳底攢勁，施展自己的輕功，沙沙沙，輕蹬巧縱。清風月下，就跟三縷輕煙相仿。來到山上，實際不是劉俊白天進來的那個地方。白天進來的那是正南方，即便就是正南方那個門，劉俊也找不著。現在他們走的是西南方，也沒人把著。徐源、邵甫一瞧，確實八個門都一樣，你進的這個門，回頭再望，自己都不知道是從哪個門進來的。「師弟，咱們走哪兒啊？」劉俊說：「我哪知道啊！」「那麼你白天不來了嗎？」「我白天來了我就得知道哇！人家領著我進去的，出來進去都有人領著，沒人領著我哪兒認得呀。」邵甫可說：「得啦，走著吧。」他們就進了一個門。到這院一瞧還是這樣。邵甫問：「怎麼還這樣啊？」一片房子一片院，哪個院都一樣。「師弟，你一點印象都沒有啦？」「你們哥兒倆來一回就有印象啦？那麼剛才從哪兒來的，你們哥兒倆再領我回去一趟。」

邵甫氣大啦：「你這不是抬槓嗎？」劉俊也生氣：「不是抬槓。」「你沒能力，領我們倆幹什麼來？」劉俊也說得好：「我不願意來，不是你們哥兒倆死氣白賴非讓我來嗎？」徐源一瞪眼說：「嘿，師弟，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嘛。走，你領我們走，走哪算哪。」劉俊賭氣說：「走瞎道可別埋怨我，你們都是老師哥，別以大壓小。」徐源點頭：「那好！」劉俊就領他們倆轉開了。

他們從西南轉到正西，由西轉到西北，越轉越迷糊，像沒腦袋的蒼蠅瞎撞，打算找人家中央戊己土大門，根本沒門兒！也看不見人。三個人正在著急，梆梆！鐘一，來了打更的了。三個人急忙藏起來。一會兒，由那個院來了兩個打更的，全都是青棉褲棉襖，身上有號坎兒，腿裡煞著布帶子，別著腰刀。前頭這個提拎著燈籠，拿著鑼，後來這個拿著梆子。歲數都不算很大，全戴著棉帽子。只聽一個打更的道：「二哥啊，咱們奔中央戊己土大廳，這趟完了以後咱們就該歇班了，瞧他們的，明兒見了。」「對。」「今兒個還是真冷。我呢，燉了只小雞，還燙了壺酒，咱們到中央戊己土大廳交班以後，喝點兒。」「行啊。」說著穿過了一層院兒。

嘿，三位一聽，這可該著，不是人家打更的說話，說真的，咱們找不到啊。三個人一打手勢，在後頭跟上了。這回是由後往前轉了，不過，他們三個是什麼也不知道。穿過一個角門，到了正院，大廳以內，燈光明亮，打更的交接完班，人家走了。三小飛身上了房，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，到了前簷，輕輕的施展珍珠倒捲簾、老猿墜技術往裡看。

大廳內人可不少，八位莊主陪著老伯父秋佩雨，哥兒幾個坐在一起，酒宴擺下，山珍海味，水陸雜陳全有。兩旁站著十幾個垂手侍立的家人，小弟兄一個都沒在這兒伺候。正在喝的高興時候，李昆跟秋佩雨碰杯，連喝三盅。李昆有點醉眼也斜了：「哥哥，今天這小孩劉俊來，不錯呀。」北俠秋田忙答道：「是啊兄弟，雖說將門虎子，可還是你有容人之量，如果你沒有容人之量，他再不錯，到了八卦山還有什麼出息的，他還鬧的出圈去嗎？」

李昆點頭：「哥哥誇獎了，咱哥兒倆認識這麼多年，我聽說你老人家天罡劍三十六式，你也給我練過，可有一樣，年頭多了我也都忘了。今天咱們哥兒倆喝這薄酒沒有意思，我想跟你酒席宴前比試比試，不知道老哥哥您意下如何呢？」「兄弟，不必吧，都喝了這麼多酒了，真刀真槍的，瞎比個什麼勁啊，不行。」「哥哥，不是真刀真槍的比試，你拿一根筷子當寶劍，咱們哥兒倆走兩趟，痛快痛快，好多喝點兒酒。」老俠秋田也好像喝多了：「那麼好吧，愚兄奉陪了。」伸手拿起一根筷子來，混元俠逍遙李昆李太極也拿起一根筷子來，老哥兒倆站起身形，轉到宴前。剩下的哥兒幾位也都停杯不飲，在一旁瞧著。

李昆李太極三個小指一掐這根筷子，往起這麼一長身，左腳一抬叫「金雞獨立」，左手劍訣一點：「哥哥，劍法我可不成，您多承讓。」「賢弟，來吧。」老俠秋田往後一撤步，「老子生洞把門封」，也是右手指頭一掐這根筷子，左手劍訣一搭。這都是大行家啊！李昆李太極左腳往前一落，左手劍訣一領，刷的一下筷子就下來了，直奔老俠秋田的脖子。秋田一抬頭看見他筷子來了，甩銀髯一矮身，拿筷子當寶劍一壓他的胳膊，反腕子往前推，在他腮幫子上一挑，依然是天罡劍頭一式「紫燕抄水」。李昆李太極一矮身，反手拿筷子一走掃堂，老俠秋田腳尖點地，長腰起來，兩個人各自亮相，彼此道請，叭叭叭，就在宴前走了四五個回合。肩架步眼身法，沒有一處不好的，眾莊主嘖嘖稱贊。

猛然間李昆一停筷子，捋銀髯把臉沉下來：「等等。」秋老俠一怔：「兄弟，怎麼啦，不練啦？」李昆大笑：「哈哈，哥哥什麼人膽大敢到我的八卦山來窺探！二弟，出去把他們給我拿住。」二爺胡庭答應：「是，小弟遵命。」胡二爺按著刀把走出大廳。就這一句話不要緊，時間不大，所有的小弟兄全都來了，人家八卦山的底下人、莊丁也都來了。燈火挑起，在當院一站，胡二爺下了台階，衝著房上一招手：「下來。」

三小已經翻到房上去了。穿雲白玉虎劉俊心說：壞了吧，你在這兒偷瞧，人家都知道，人家還喝多了！你跟人家打什麼，請什麼國寶，拿什麼二小，猴拿蝨子一一瞎掰。但是，劉俊哪能埋怨個哥哥呢。徐源一伸手，咯楞一聲響，把自己的鑲鐵懷杖亮將出來，他這是兩節棍。這兩節棍，攥著的這節長點，前邊的那節短一點，當間兒有鋼環，咯楞咯楞的響。徐源的功夫很不錯呀，刷的一下踹著前坡，輕飄飄落在地下，腳扎實地，往前一趕步，舞起懷杖來，蓋著二爺胡元霸的頂梁就砸。

「好孽障，還敢在老夫的面前無禮！」胡二爺上左步一滑身，躲開懷杖，左胳膊一夾，叭的一下，哎喲！人家胡二爺的胳膊比他那鋼棍都棒啊，就把徐源的一對懷杖給夾住了。一抬左腳：「躺下。」騰就是一腳。浪裡雲煙一陣風徐源徐子特撒手懷杖，應聲而倒。胡二爺一個箭步過去，腳尖上一點他的腰眼：「捆。」底下人過來抹肩頭攏二肩，五花大綁把徐源捆好，懷杖噹啷啷往地面前一扔。有人撿起來往徐源身上一別，往旁邊一架。

胡二爺伸左手往房上打招呼：「再下來一個。」邵甫把短把追風荷葉鏟亮將出來，踹前坡，飛身形下來，往前一撲身，左手鏟刷的一晃面門，鏟走「流星趕月」，雙鏟劈下來了。胡二爺上右一滑步，立左手一叨他的腕子，順手牽著一拉，伸右手一揪他的脖子：「趴下吧你！」把邵甫就給按到地下了，腳尖一點腰眼：「捆。」五花大綁把邵甫也給捆了，雙鏟往邵甫的身上一別。

胡二爺喊道：「還有一個哪！」劉俊心說：我能跑嗎？讓我跑我都出不了人家的院落，這多寒碜啊！白天來，人家酒宴款待，說了這麼多橫話，晚上來這麼狼狽，這有什麼意思呢？心裡恨呀，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！但是沒辦法，劉俊嘩啷一抖鏈子鑷飛身形下來了。二爺胡元霸早看見了，這不是白天來的下書信的小孩子嗎？胡二爺上左一滑步，伸手一叨劉俊的手腕，回身一拉他，拿左腳尖一踢他的腳後跟，左手一扶他的肩膀：「躺下吧你！」劉俊撒手扔了鏈子鑷，來一個大趔趄。來人把劉俊也捆了。鏈子鑷也給劉俊往身上一圍。

「押起他們來。」「是。」就這麼一會兒，多了一百多人，在大門內分班站立。宴席已經撤下去，老哥兒九個全坐好了。「二弟，拿住嗎？」「拿住了，都是無名之輩。」「什麼。」「無名之輩，動手不足一合，摧枯拉朽一般，全完了。」李太極仰天大笑：「哈哈……」

「嘿嘿嘿，老哥哥。」李昆李太極回過頭來叫秋田：「賢弟。」秋爺這兒懸著心哪，心說侯爺、童林你們可別來呀，又一想，果真侯振遠、童海川來，胡老二能贏的這麼順手痛快嗎？李昆搖搖頭：「指望拿住幾個成名的人物，沒想到拿住三個無名之輩。」

原來李昆寫的這封信，跟浮皮蹭癢一般。爺兒幾個看完了，老俠於成可說話了：「王爺，知道李昆這信是什麼意思嗎？」王爺想了想說：「他信上說的不疼不癢，您看不說國寶，也不說二小，更不提秋老俠客，他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居心何在呢？」於老俠一笑道：「王爺，意思很明顯哪。來這一封信，分明是讓我們鐵善寺的人生氣。我們鐵善寺的人一中他的計，晚上就要到八卦山去，人家要預備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金龜啊。傳話，我們大家都不准去，不要上李昆的當。」西方俠於成是高人，混元俠逍遙叟李昆就是這意思。我給你寫這封信，你也知道韓寶，吳志廣准在八卦山，像童林年輕人的脾氣，今天晚上他准來。來，你就跑不了！就這八卦連環堡就能把你拿住，讓你在裡頭蹦去吧，你蹦三天也出不去。嘿，哪知道人家鐵善寺的人，成名的都沒來，就他們三個人來了。

李昆傳令：「來呀，把他們三個人押進來。」「是。」時間不久把徐源、邵甫、劉俊全都給押了進來。但是，三位立而不跪。雖在虎穴之中，絕無驚懼之色。李昆見他們三人一點點棘之態都沒有，心裡很佩服：「哈哈……」

李昆一眼看見了劉俊：「你不是白天下書信來的穿雲白玉虎劉俊劉少俠客嗎？」劉俊猛一抬頭：「老莊主，士可殺不可辱。你殺我不要緊，皺一皺眉頭我就不是童俠客的弟子，但是你要羞辱我，我可不乾。白天不錯，下書信的是我，今晚也不錯，來的還是我！大丈夫豈能怯死毀節以求生，殺便殺，你又何必多問。」徐源、邵甫一瞪眼：「我弟兄寧死不辱，要殺你就殺，廢的什麼話。」李昆回頭問北俠：「老哥哥，這二位是誰呀？」「這是振遠大弟的兩位高足，浪裡雲煙一陣風徐源徐子特、過渡流星賽電光邵甫邵春然。」

「哎呀，原來是三位少俠客。」李昆李太極親自站起來，把三個人的綁繩給解開了：「哈哈，不知道三位少俠客今天晚上蒞臨敝山，李昆實在對不起。我指望是你們的師輩們今天晚上到我八卦山來，我們好見面暢談，沒想到是三位少俠客來了，實在對不起。不過，你們三位來了沒有用。這麼辦吧，權當今晚沒有發生這件事，三位請吧。」徐源、邵甫、劉俊三人全都站住不動，

「唉，不是跟你們三位說了嗎，請你們回去，有能為讓你們三位的師父來，你們三位來也沒用，請吧。」三小依然不動。「啊！你們三位怎麼還不走啊？」徐源心說：廢話：我們走得了嗎？不認道我們怎麼走啊？」老莊主，我們來的時候是跟著您這兒的更夫進來的。」「哈哈，那更夫是我安排的，沒有更夫，你們三位就是轉到天亮，也到不了這裡。」徐源這才明白，原來是人家的安排，有意把我們引到這兒來的。徐源他們也服氣了：「小子無知，多有冒犯，我弟兄早已入彀，尚且還能何異蚍蜉撼樹，自不量力，莊主莫怪。」

李昆大笑起來：「哈哈，少俠客言重了，來人哪，把他們三位帶出八卦山連環堡。」「是！」有人過來，這三位看的出來，兩旁邊眾弟子咬牙切齒。

有人把三位帶著往外走，也不著急，慢慢的出了南莊門。「哎，三位，下山慢慢走吧，沒事兒了啊。」「謝謝。」人家回去了。三位站在這兒發怔，劉俊真不樂意呀：「三哥，我說什麼來著？我說不來，到現在多沒臉啊！咱們三人來這一趟不要緊，叫人家八位莊主取笑我們的前輩呀，這叫畫虎不成反類犬。」徐源瞪眼：「別說了，這有什麼關係，來了就來了，逮住就逮住，人家能為大，咱們能為小。走吧。」劉俊心說：好，我說你還不愛聽，這不一塊跟著丟人嗎！

三個人垂頭喪氣，無精打采，跟斗敗了的鸚鵡一樣，順著山道往下走。

來的時候心裡一團火，現在一桶涼水澆在頭上，又加上這麼冷的寒夜天氣。

這三人順著山道好容易走到了南江的江岸，到船塢旁邊把夜行衣脫下，把水衣水靠換好，把東西收拾齊了剛要往江裡跳，突然嘩的一下，燈光通明，來了四十多人。為首的是：四莊主鐵臂羅漢法禪僧、五莊主火眼金睛賀永賀建章、七莊主清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，他們帶著韓寶、吳志廣、雷春、賀豹、兩頭蛇劉洞、一枝花韓慶，還有很多八卦山的弟子三十多人，嘩的一下各拿刀槍蜂擁而至，一個個滿臉殺氣，高聲喊叫：「呔！小輩哪裡走。還想逃離我八卦山嗎？焉得能夠！今天非把你們的命留下不可！」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鐵臂羅漢法禪僧帶人就到了。三位一看，各自亮軍刃嘩楞楞，把軍刃都抖出來了。徐源往前一趕步，刷的一下，耍起自己的懷杖，對準五爺賀建章的頂梁就砸下來了。火眼金睛賀永賀建章雙手合著三楞分水狼牙鉗，往上一撞，噹啷一見響，推鉗頭，拉鉗桿，嘩的一下，「橫風掃月」就打。

徐源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，用懷杖急架相還。邵甫擺雙鏟過來，跟韓殿遠也打上了，劉俊亮鏈子鏢撲奔法禪。「真不怕死你這小娃娃！」法禪拿大鏟就拍。嘴裡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是童林的徒弟，你師父怎麼拍我腦袋來的，今天也讓你嚐嚐。」以法禪的能為讓劉俊碰上，這不是要命嗎。這時候徐源高喊：「快下水。」劉俊沒敢過來戀戰，一抖鏈子鏢，風車一樣往後一退，緊跑幾步，噹啷啷，咚，下水了。邵甫虛提雙鏟，縱身出去也下水了。徐源往後一倒步「噌」的一下，也跳進了大江。刷啦啦，水花四濺，三人帶著軍刃往南岸而來。哎呀，這狼狽呀！被人家捆上，又給轟出來，又一打，三位有些膽戰心驚，這個工夫可就大了。東方閃亮，他們才來到南盤江的南岸。

三位一點力氣都沒了，上岸後，把水衣水靠脫了，把水抖淨疊好，又把白天的衣服穿好，三人就像鬥敗了的公雞一樣。劉俊可說：「三哥，咱們回去吧。」徐源點頭：「師弟，這八卦山真是刀山油鍋呀，真沒想到如此厲害。」

師弟，看起來真不應當來。」劉俊不樂意地說：「我說什麼來的，我說不來，你們哥兒倆不樂意。得啦，這叫不見親喪不掉淚，來一回也好，吃一塹長一智。」邵甫也不言語了。

三個人蹣跚腳往南來，好冷啊，繞過金家渡口，往南走了幾里地，到了十八棵楊。就聽樹林裡喊：「來了。」嘩的一下，衝出一班人來，把三位的去路擋住。當首的一位得意地說道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哈哈，娃娃還想逃生嗎？」「啊！」三位一看，原來是三位莊主帶著小弟兄幾十位，把他們的去路擋住了。

原來，他們一下江水，鐵臂羅漢法禪高聲喝喊：「準備船，奔十八棵楊截住他們，別在這兒殺人。」法禪心說：白天哥哥有令，你真在這地方殺人，回頭叫哥哥知道，那就麻煩了。這樣，他們上了船離開八卦山，過了金家渡口，來到十八棵楊，在這兒等著三位到來，準備在這兒殺了他們。您想啊，三次一掌結仇的人全在這裡頭，只有雷春雷震恒在北雙熊鎮叫海川打了一巴掌，只是把炸醬面給打出來，不算太重以外，賀豹是吐血了，要不吐血，韓寶、吳志廣怎能盜國寶陷害童林呢？法禪在杭州播上被童林一巴掌險些沒拍死，仇恨更深了。

三位垂頭喪氣，耷拉著腦袋，一步一步艱難往前走，到現在又被人家給擋住了。

